

中国文联晚霞文库



马烽文集

第二卷

中篇小说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R3674/05

马烽文集

第二卷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烽文集/马烽著.

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0.2

ISBN 7-80094-846-3

I. 马…

II. 马…

III. ①马烽-文集

②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3048 号

马 烽 文 集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邮编: 100021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5.625 字数 2635 千字 插页 32

2000 年 2 月北京第一版 2000 年 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-2000 套

书号: ISBN 7-80094-846-3/I.116

定 价: 190.00 元(共 8 卷)



一九四九年初夏在新解放的北平



《吕梁英雄传》部分外文译本



一九五四年九月，随曹禺（中）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，左为马烽，右为内蒙古作家安柯钦夫



一九四八年秋，《晋绥日报》、《晋绥大众报》部分文学、美术工作者在兴县高家村合影。前排左起：牛文、束为、西戎、胡正；后排右起：李少言、力群、苏光、马烽



一九九〇年参加全国七届人大会议



一九六四年春在雁北应县农村访问

目 录

金宝娘	(1)
村 仇	(15)
刘胡兰传	(39)

金 宝 娘

一九四七年冬天，我被分派到店头村领导土地改革。

店头村是个四五十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子，座落在大官道上，从县城到这里刚好一站路。南来北往的人，都在这里住宿。村里有两家骡马大店，还有三四家留人小店。有一家小杂货铺和几个卖零食的小贩。虽然不是什么市镇，但在山沟里就算个热闹地方了。

我住在中农刘拴拴院里。刘拴拴是个二十来岁很爱开玩笑的年轻人，三两天就和我混熟了，没事常来我住的房里闲坐。

一天下午，我趴在炕桌上整理材料，拴拴在后炕捻羊毛线。忽然听他说道：“哈！夜猫进宅，无事不来呀！”门口一个女人的声音说：“这就是工作团那马先生吧？”我一回头，见进来个年轻媳妇，后边跟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。那小孩我初来那几天就认下了，名字叫“金宝”，是个很伶俐的小鬼。

那媳妇一进来，就坐在了炉台上，和我正对面。这时我才看清她并不是个年轻媳妇，看样子有三十大几快四十了。惨白的脸上有很多皱纹，眼圈发黑；剪发头，宽裤腿，还穿着一对破旧了的红鞋。她这一身和年龄十分不相称的打扮，引起我一种厌恶的感觉，一看就知道是个不正派的女人。

我继续看材料，没有去理睬她，只有刘拴拴，杂七杂八的和她胡扯。只听那女人低低地说：“不要瞎说了，我早就不啦。”

金宝趴在了炕上，拿起我的水笔说：“娘，看人家老马这笔！写的字可细啦！”那女人说：“金宝放下，操心弄坏！”金宝乖乖地放下了。我这才知道这女人就是金宝娘。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：

那是刚来这村的第二天。我正在街上和一些人闲谈，一群小娃娃在顺义店门口“跳格”玩。金宝提着粪箩头过来了，不知因什么争吵起来，几个小娃娃像唱歌似的骂道：“婊子儿，不害臊，你妈碉堡

上去睡觉!”金宝也回骂了几句，那几个小娃娃说：“婊子养的，你敢骂人!”另一个说：“拿土塑了!”于是几个小娃娃抓起土向金宝身上扬，金宝大声哭了。我训了几句，那几个小娃娃才跑了。忽然从顺义店隔壁破门内伸出个女人的头来，大声喝道：“金宝!还不给我滚回来!让你好好拾粪，就不听话!你的记性给狗吃了!”金宝揉着眼进去了，门“砰”的一关，金宝便大声哭起来，显然是又被他娘打了几下。

我想起那天小孩们骂金宝的话来，更证明了这是个不正派的女人，对她的厌恶感更加深了一层，所以一直没去理她。只有刘拴拴和她胡扯。只听拴拴问她：“你是来找老马有事啦?”金宝娘看了我一眼，嘴唇动了两下，改口说：“没甚要紧事，老马公事忙啦!我是向你娘借点东西来了。”说着就走了。两条腿向两边撇开着走。

她走后，刘拴拴对我说：“老马，你看这女人怎样?”我说：“不是个正派女人!年纪那么大了，还那样打扮。”刘拴拴说：“以前还擦粉抹胭脂咧!自土地改革开始，才不敢了。”我问：“她有男人没有?”刘拴拴说：“原先是有，如今大概死了!”我又问：“靠甚过活?”刘拴拴笑着说：“靠甚过活?田不耕，地不种，腰里就有米面瓮。这女人，嗨!不能提了，以前接日本人、警备队，后来又接晋绥军。烂货!”停了一下又说：“听说以前也是好人家女人，后来因家穷，才做了这事。不过做事不能赚碗饭吃，为甚要挑这种丢人败兴营生?我就最看不起这种人!”我说：“就没人管教?”刘拴拴说：“怎没人管教?自去年春天解放以后，干部们可多管教啦，定成个‘女二流子’，戴纸帽游过街，坐过禁闭，可是前晌放出来，后晌又接下客了。谁能常跟着她?!”

正说间，门“吱——”的一声，金宝又进来了，对我说：“老马，我娘请你去我家坐坐!”还没等我开口，刘拴拴抢着说：“你妈瞎了眼啦!老马不是那号人!”我也很起火，我记得我把手一挥说：“快滚你的蛋!”金宝吓得跑了。刘拴拴笑着说：“老马，你看她还想勾引你

啦！”我说：“你看我是干那事的人？！”刘拴拴说：“我是说笑啦！”说着出去担上水桶走了。

我收拾起材料，要到贫下中农代表会去，这时太阳快落山了，西边红了半个天。街上有好些过路人，赶着牲口进店了。顺义店门口站着好几个女人，刘拴拴娘和金宝娘也在那里，住店的脚夫们正在门口收拾鞍架。我走过去时，金宝娘叫了我一声：“老马！”我说：“叫我干什么？”金宝娘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有工夫请你来我家坐坐……”其余的女人都在看我，那些脚夫们也停了手里的营生。恰好刘拴拴也担着水过来，朝我直扮鬼脸。在这样个场合下，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叫自己去她家坐坐，我简直生气透了，我记得我训了她一气，我说：“看你就是个坏女人，你叫我想怎啦？”好像还骂了句什么，现在已经记不清了。总之，我当时非常生气，一直到了代表会上，我的火气还没下去。

代表们见我脸色不对，问我因为什么，我讲了一遍。代表主任田老大说：“我看她没那胆量勾引工作团，怕是真有些说的！”

开会的人还没到齐，大家谈起了金宝娘的身世。我才知道了她是怎样一个女人。

二

金宝爹叫李根元，李根元爹娘就他一个儿，家里很穷，租种着本村地主刘守忠的二十多亩地。

根元三岁的时候，从绥远逃来一家难民，走到店头村，生下个女孩子，养活不起，要给人。根元娘花了五升米，就把那个小女子买下了，准备奶大以后给根元作媳妇。逃难的拿着五升米走了，以后再也没有来。

根元娘没女儿，对奶媳妇就像自己的女儿，从小喂奶喂饭，屎一把尿一把的操养。她给奶媳妇起了个名字叫翠翠。

翠翠十五六岁时，长得真像一枝花，手又巧，心眼又灵，白白的圆脸，长着一双明闪闪的大眼，留着一根又粗又黑的大辫子。全店头村也是挑头的好闺女。但是翠翠从来很少和男人们答话。小时候常和根元在一起耍，大了些，知道这就是将来自己的男人，虽然一家人就在一个炕上睡觉，一个锅里吃饭，但和根元也羞得不多说话。有时根元故意引逗她谈句话，她马上脸就红了。根元二十岁上，翠翠已经十八了。爹娘看见都大了，那年秋天就给翠翠绾了头。前一天，把翠翠送到根元二姨家，这天拉了个毛驴去接回来，毛驴身上搭了块红褥子，回来拜了天地，吃了顿素糕，就算结了婚。虽然从小这村长大的闺女，但看新媳妇来的人很不少，大家都连声称赞：“真是个好媳妇，咱村刘守忠那样大的财主，也没这么个媳妇！”

地主刘守忠的儿子叫刘贵财，和根元是一般年纪。贵财早就看上了翠翠。翠翠结了婚以后，比闺女时更好看了，脸就像一朵桃花。刘贵财时时刻刻想勾搭，有事没事常到根元家闲坐。遇着根元和他爹上地了，便搭挽着和翠翠说话。有时把金戒指露出来给翠翠看有多重；有时把手绢拿出来，让翠翠认是丝的是麻的。翠翠只是不理睬。有时刘贵财来了，翠翠便扫炕扫地，故意闹下一家尘土。有次她娘说：“人家少东家来了，不要那个样子，咱得罪不起人家。”翠翠说：“我看他没长着好心！”

根元结了婚的第二年，他爹死了。那年冬天，翠翠生了个小子，婆婆见添了孙孙，喜的了不得，给起了个名字叫“金宝”。根元还是租种着刘守忠的那二十多亩地。翠翠生了小孩，刘贵财仍然没死了心，还是常去根元家闲逛。有时用肘碰一下翠翠，有时要和翠翠比手大小，比身子高低，翠翠仍然不答理，并且把这事告诉了根元。根元知道自己惹不起刘贵财，只好安抚翠翠：“不要答理他！”

这年秋天，发生了件事。根元从地里割谷回来，听着翠翠在房里叫喊。他忙跑进去，见翠翠缩在炕角里，刘贵财一手拉翠翠，一手拿着两块白洋。根元年轻人，火气大，见了这个情景，再也忍不住

了，大声喝道：“你干甚么？”刘贵财说：“要租子！”说着跳下炕来。根元说：“要租子到我家炕上要来了？”拿着镰把就打。贵财挨了两下，口中骂道：“你敢打我？等着！”慌忙跑了。翠翠哭了一场。

过了一阵，他娘抱着金宝回来了，听了这事也气得说：“怪不得贵财上午叫我抱上金宝去他家，说他娘想看看小孩，不想操下这狗心了！”随后又对根元说：“撵跑就对了，不该打。咱租种人家的地，得罪下可吃不倒！”

果然，不久刘贵财家就把地夺回去了。根元说：“世上又不是光他一家地主，咱有苦还怕没处受！拿上猪头还找不下庙门？！”刘贵财夺了地，恨气还没完。这年是一九三五年，冬天各村都成立“防共保卫团”，店头村也成立了。刘贵财家有钱有势，就当上了村团长。第二年春天，各地抓共产党，刘贵财说根元是共产党，就把根元捆去了。刘贵财亲自拷问，打得昏过去几次，也没落下口供。村里人都知道是怎个情由，但没人敢说句话。当天把根元关在村公所炭房里，准备做好公事，第二天往县上送。

下午，翠翠给送了一次饭，根元爬在窗户窟窿上，翠翠见他脸色黄白，顺脸流下几道血迹，翠翠伤心地说：“你……”刚吐了一个字，就被看守的人喊住了，说：“团长吩咐，不准外人和共产党说话！”翠翠呆呆地看了根元几眼，哭着回来了。临到家门前，擦干了眼泪，她怕娘看见伤心，只告娘说不要紧。

夜里，翠翠没合眼，她知道一说成共产党，根元就没活命了。她想起前半个月城里根元姑夫死了，她和根元去吊丧，正好碰上城里枪毙共产党，枪毙的共四个人，三个是受苦人，一个是学生。打了四枪，流下四滩血。最后，他们的家属来收尸，有老太婆，有年轻媳妇，还有几个小娃娃，他们都哭得那样伤心，有一个老太婆趴在死尸上疯了一样的嚎，看的人都哭了，翠翠也哭了，……

翠翠想到这一幅悲惨的情景，想到根元的命运，不由得哭泣起来，眼泪印湿了枕头。她哭着，她想着，她想：“拚上命也要把根元救

出来！”打好了主意，悄悄起来，拿了几件衣服，又拿了一把镢头，出了街上。这时有半夜了，天黑得很，冷风迎面扑来。她从村外绕到了村公所后面，找到那间炭房的后墙，使用镢头开始刨了起来，幸喜那墙是土打的，不一阵便刨下个洞，她把根元放了出来。野地里风呼呼地嚎着，干树枝在“哗啦啦啦”作响。根元握着翠翠的手说：“我死不了，总要报这仇！你年轻轻的，趁早寻个头主，我逃出去还不知道死活，你们就当我是死了！”翠翠哭着说：“我活是你家的人，死是你家的鬼，我至死总不变心……”翠翠哭得哽咽了，小俩口在大风地里，抱着哭了一场。翠翠把带来的衣服，给了根元，把那件糊着血的衣服换下来，又把两只银手镯给了根元，让他路上作盘费。根元朝他家住的方向磕了一头，爬起来走了。

翠翠抱着那件血衣，溜回了家里，但她的半个心，已跟上根元走了。

第二天，刘贵财见根元跑了，也没敢声张，怕上边知道跑了共产党，自己受连累。但想翠翠的心更切了。随后造出谣言说：“根元跑出去被抓住枪崩了！”并说：“只要翠翠嫁给他，他就把他媳妇休了。”

又过了些时，刘贵财就打发顺义店刘顺义老婆，给翠翠来说媒，那是个说媒拉皮条的老手。她先把翠翠叫到她家，探了探口气，她说：“根元已经死了，你这样年轻轻的，该找个婆家，寻自己下半辈的好活。就凭你这一表人材，只要你肯，财主家也双手接待哩！”翠翠说：“顺义婶，我活着是李家的人，死是李家的鬼，不要说李家还有金宝这点骨血，就是没有金宝，我也留不下老人。那说是婆婆，实情和娘也一样，我不能昧那良心！”顺义婶说：“两个女人一个小孩，家资没家资，受苦没苦水，可怎活呀？我都替你们发愁咧！”翠翠说：“我就是讨吃要饭，也要把我金宝抚养成个人，侍候我娘百年以后！”顺义婶见苗头不对，也就没再多说。

根元娘自儿子出了这事，整天啼哭，要寻死上吊，把眼也哭瞎

了。老的哭，小的叫，翠翠一个人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。家里吃的也没有了，每天还要去地里挖野菜、拾庄稼。翠翠就这样受，也没在娘跟前说一句不顺气话。

一夏天、一秋天，总算熬渡过去了。这年冬天，可难过了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一天，饿得实在没法了，翠翠只好抱着金宝，到左邻右舍去求乞。根元爹娘平时在村里很为人，人们又见女人娃娃们可怜，都一碗半升给了些。过了几天，娘病了，金宝瘦得皮包骨头，翠翠又抱着金宝去讨吃，但谁家也不给了。随后有几个老太婆悄悄告诉她说：“人家贵财放了话，谁家要给你吃的，谁家就是他的对头。你想，半个村子都是种人家的地，谁敢和人家作对！”翠翠一点东西也没要下，哭着回来了。

娘害着打摆子病，在炕上又打滚又说胡话，全身烧得像盆火，大小便糊下了一被褥，翠翠刚收拾干净，安顿娘睡好，金宝又饿得哭开了，刚把金宝奶得睡着，娘又说开胡话了。娘尖叫道：“根元，我娃可回来了，娘要死了，……呀！多大的西瓜！好甜的梨呀！贵财死了，哈哈……快给我买个梨来！快呀……”翠翠看着娘病成了那样，想给请个医生看看，但没有一个钱。

下午，隔壁顺义婶把翠翠叫去了，顺义婶拿出几块白洋来说：“这是人家贵财送你的，他说只要你肯和他来往，他总能多帮贴你些。”翠翠把白洋接过来，“咣啷”一声摔在地上说：“我死也不要他的臭钱！顺义婶，咱们也是多年的邻居了，你就忍心帮助人家欺侮我！”说着哭了，顺义婶叹了一口气，坐在了炉台上抽烟。

原来这顺义店占的是刘贵财家的地方，刘贵财和村里年轻人们打了赌，说不把翠翠弄到手，就不姓刘了，刘贵财托了顺义婶勾引翠翠，如果办不成，贵财就要撵他们走。

顺义婶看着翠翠哭的伤心，马上也不好说什么了。停了好大一阵，顺义婶这才又劝道：“年轻人，这也不算个甚，谁家锅底没有黑？女人就有这么个本事么！如今根元没影没信，你守到哪一辈子？！就

说为你娘病，为把金宝抚养成人，也该……一次半次也坏不了名声。为了老人小孩，也不该这样耍牛脾气！”翠翠想到娘病成那样，没一个钱请医生，想到金宝瘦得那个样子，听了顺义婶说的话，心中像抖乱麻一样，半天没开言，低下头不住的掉泪。

顺义婶又催说：“你要是愿意了，我给贵财去送个信，人家后生为你也多下了辛苦啦！”说着站起身来，翠翠一把扯住说：“我宁接个狗也不接贵财，他是我家的仇人，我恨他一辈子！”顺义婶想道：“一下和贵财怕闹不成，先把她拉下水，就好办了。”于是低声说道：“不要贵财也行，我们店里住下个贩卖木材的客人，那可是个有钱主，夜天晚上就让找个人陪他。你去陪陪人家，人不知鬼不觉，赚几个现钱，你娘的病也能治了，家里也有吃喝了。一半次，也没甚要紧。”翠翠脸成了红布，低着头没说话。

天黑时分，翠翠拿着两块钱，回到了家里，娘已经发过摆子去了，抱着金宝睡着了。翠翠见了娘，脸不由得红了，心里说不出的难受，看着地下那个烂箱子，不由得又偷偷哭了起来。那个箱子底下，藏着根元的血衣，她觉知做了一件对不起根元的事，感到极大的羞辱，看着那个箱子，呆呆地流泪。

刘贵财知道了这件事，又找了翠翠几次，翠翠寻死上吊不接待，刘贵财火了，就在村里到处给传名。声言非把翠翠推下火坑不可。

第二年秋天，日本人打进来了，店头村山上安了个碉堡，敌人向村里要花姑娘，那时刘贵财当了伪村长，逼着把翠翠送上了碉堡，金宝留给了瞎奶奶照管。过了六七天，翠翠从碉堡上被抬下来了，脸色青白，嘴唇没一点血色，比死人只多一口气。她瞎娘哭着护理她。村里人看着可怜，给帮了些粮食，养了两个多月，总算像个人样了。恰巧婆婆又病倒了，翠翠挣扎着侍奉婆婆。婆婆病了两个月死了，翠翠埋葬了老人，家中更没法活了，粮没粮，地没地，索性就泼出身子，指那事过日月。那时顺义婶也死了，她便把客人拉到自